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〇九回 夢巫山良宵圓好事 憶傾城名士苦相思

卻說陳文仙聽了那賣花阿七的話兒心中大喜，便又問道：「人壽裡有一家伍公館，你可知道麼？」阿七笑道：「他家大小姐，是我買花的長主客，天天帶的花都是我送去的。」文仙聽了再要問時，章秋谷坐在牀上連忙和他遞個眼風，陳文仙便不開口，故意做著無心的樣兒，和阿七說了一陣閒話，方才付了一花錢，打發他去了。文仙見阿七已經走了，便向秋谷笑道：「如今走內線的人倒弄了一個在這裡了。」

但不知這條內線怎樣的一個走法？」秋谷聽了默然不語。文仙忽然笑道：「那個時候，你常常自家誇口說：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天下沒有做不到的事情。只有人生了筮病要死，和窮人沒有錢用，這兩件事兒想不出法兒。除此之外，憑你再有天大的事情，你也有對付的法兒。怎麼遇著了這樣的一件小事，就把你難到這般田地，甚至生起病來？今天這個主意，還是我和你想出來的，這是個什麼道理呢？」秋谷聽了也笑道：「這個裡頭另外有個道理，並不是我想不出法兒。我自從那一天和他相見以後，想來想去只有買通婢僕的一個法兒。無奈我又有一般脾氣，那一班低三下四的人我又不肯陪著小心和他講話；心上總想憑著我的一身本事、全套工夫，或者不用別人幫襯，竟夫成就也未可知。那裡知道提心吊膽的候了好幾天，鑽不著一些門路。如今說不得，只好請個幫手幫幫忙的了。」說罷自己心上算計了一回，又和文仙商量一會，定了主意。

等了一天，等得阿七來了，秋谷便和他夾七夾八的講些閒話，問他家裡頭還有什麼人。阿七歎一口氣道：「我家裡還有一個父親，一個哥哥。母親是早已死掉了。」

父親同哥哥兩個人都是坐在家裡不會掙錢的，一天倒要吃半塊錢鴉片煙，只靠著我一個人賣花度日。」秋谷又問他賣花的錢可夠用不夠用，阿七道：「平常的時候也還勉強敷衍得過。若是天氣不好，沒有什麼人要買花，就要過不去了。」秋谷笑道：「賣花的利息是很好的，你何不租些空地，開一個大大的花局子呢？」阿七也笑道：「二少爺說得這般容易。我們做這個賣花的生意，連自己的用度還有時候顧不來，那裡有這許多錢來開什麼花局子！」秋谷道：「這個不妨。我有一件事情要托你和我幫一個忙，只要你肯答應，我借一百塊錢給你做本錢好不好？」阿七隻認得是秋谷有心和他取笑，面上紅道：「二少爺不要取笑，我們這樣的人，那裡會和二少爺幫忙？」秋谷趁勢搶步過去，握住他的手道：「我不是和你取笑，實在有件事兒要和你商量。」

阿七見秋谷握他的手，發了急道：「二少爺不要這樣，給奶奶看了，什麼意思！」

秋谷笑道：「奶奶早已走到樓下去了，你不用這般膽小。」要七聽了，抬起頭來看時，果然陳文仙不知走到那裡去了，房裡頭只剩下他和秋谷兩個人。阿七不覺滿面通紅，心中亂跳，想要灑脫了手跑下樓去。怎奈章秋谷天生神力，緊緊的握住了他的手怎肯放鬆？阿七掙了一回，不得脫身，只得紅著臉央告秋谷道：「二少爺，多謝你放我下去罷。等一回有人走進來，看了這般模樣，叫我這個臉放到那裡去？」

秋谷道：「你只顧放心，包管沒有一個人進來。」阿七和秋谷扭了一回，心旌大動，面上一陣一陣的紅雲直升起來。秋谷是個花叢老手，這些門徑那有不知道的理？霎時間並蒂花開，鴛鴦夢穩。雲癡雨滯，未妨瑤島之春；李代桃僵，且療相如之渴。

過了一回，秋谷正和阿七款款深深的講話，忽見門簾一啟，陳文仙笑盈盈的移步進來，對著秋谷和阿七笑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」這一下只把個阿七羞得紅雲滿面，坐立不安；背過臉去，恨不得地上生個大洞好讓他鑽了下去。文仙款步過去，挽了他的手，拉他一同坐下，笑道：「你不要這般怕羞。上海灘上這樣的事情很多，不是你一個，算不得什麼希奇。」秋谷也道：「我們這位奶奶不比別人，不要說是醋，連醬油都不吃的。」文仙瞅了秋谷一眼，又宛宛轉轉的把阿七安慰一番。阿七隻是低著個頭，再也抬不起來。

原來這個阿七本來是個有名的私貨，借著賣花做個名目，在幾家公館裡頭直出直入，帶著勾搭些少年子弟，做那不要本錢的生意。這一班少年見阿七生得體態輕盈，性情流動，便起了他一個綽號，叫做「桃花阿七」。秋谷素來知道他的名氣，狠有些想拉攏他。如今借著這件伍小姐的事兒，一舉兩得，把這個賣花女子當作個竊玉偷香的青鳥、傳消息的紅娘。阿七雖然入了秋谷的網羅，卻那裡知道秋谷的這一般意思？

閒話休提，只說章秋谷和陳文仙兩個人，你吹我唱的把阿七哄了一番，好似騙小孩子的一般，漸漸的把個阿七哄得抬起頭來，卻依然還是滿面含羞，一言不發。

停了一回，方才羞羞澀澀的對著文仙講道：「奶奶剛才到那裡去的？我上了二少爺的當了！」一句話剛剛說出，面上又紅起來。陳文仙又百般的尋著話兒去應酬他。

阿七到了這個時候，也只得老著面皮，訕訕的和文仙坐在一起。坐了一回，阿七起身要走。秋谷拿出一張五塊錢的鈔票來給他，阿七假意不受。文仙勉強和他放在衣袋裡頭。看著他下樓去了，回過身來蛾眉半蹙，星眼橫斜，似笑非笑的看著章秋谷說道：「別的且不必說他，這牀枕席便怎麼樣？」秋谷笑道：「我知道你這般性格，沒有糟蹋你的大牀。」文仙搖著頭道：「我不信，那有這般乾淨。」秋谷道：「你為我這般遷就，我心上已經二四分感激，那裡還忍心哄你！」說著便對文仙做了一個手勢，文仙方才信了。

自此以後，阿七一連兩天不來。急得個章秋谷叫了自己的包車夫去尋他。去了多時，方才尋著了，一同回來。阿七走上樓來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越趨越起的走進房門，見了章秋谷和陳文仙兩個都笑哈哈的看著他，登時臉上又紅起來。秋谷叫他坐下，和他講些閒話，趁勢問問伍小姐家裡頭的事情。阿七道：「伍小姐家我有二〇多天不去了。聽說他家老爺病重得狠，伍小姐和舅太太都到南市去看他，就住在那邊公館裡。這個時候還不知他們老爺的病怎麼樣呢。」秋谷聽了，心上恍然，方才明白那幾天影響不見的緣故。便對阿七說道：「據你來說，伍小姐和你很熟落的。我要托你想個法兒到伍小姐那裡通個信息，不知你辦得到辦不到。如若事情成就，一定重重的謝你。」阿七聽了連忙搖頭道：「這個辦不到的。這位伍小姐向來安分，從沒有和人勾勾搭搭的事情。這個生意，免勞照顧了罷！」秋谷道：「你不要這樣有心推托，我自然有個絕好的法兒在這裡。」說著，便如此這般細細的教導了阿七一遍。阿七沉吟了一回方才說道：「我只好和你去誤打誤撞的。撞了一回，鬧出事來卻不與我相干的！」秋谷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便又取出幾張鈔票來交給他。

阿七接了鈔票，歡歡喜喜的去了。

去了好半天，笑嘻嘻的回來對秋谷說道：「真正是你的運氣！伍小姐剛剛由南市回來不多幾天。我已經暗暗的和他奶娘王姆姆通了線索。你交給我的鈔票，我止給他一張塊錢的，他已經千恩萬謝的甚是喜歡。說他一個人不敢答應，要和舅太太商量，叫你好好的配一分禮去送給舅太太，只要他收了你的禮，這件事兒就有七八分指望。你今天趕緊去配好了禮物，交給我明天送去。」秋谷聽了心中大喜，跳起身來，朝著阿七就是深深一揖。慌得阿七連忙躲開，卻把一個纖指在自己臉上一連划了幾划，做個羞他的樣兒。

秋谷微微一笑，也不理會，只向陳文仙說道：「我想這一付入門的禮物，太重了恐怕事情辦不到白花了錢，太輕了又不好看。我想去剪一件外國紗衣料，再搭一個嵌寶的戒指，且送去試他一試，看他怎樣的一個說法。」文仙道：「衣料、戒指，我這裡都有現成的，你拿去就是了，不必再去花什麼錢。」秋谷搖一搖頭道：「別的事兒拿你的東西還不必講他，今天為著這件事情要拿你的東西，那有這般道理！」

我自己心上也覺得過不去。還是花幾個錢，到外邊去買的為是。」陳文仙說道：「你說的通是癡話。我和你是什麼人？你和我

又是什麼人？我的東西就是你的。你說出這樣的話來，可不是笑話麼！」說著不由分說，拿了一個首飾匣子出來，叫秋谷自家去揀。

阿七在旁邊看了匣子裡頭的首飾，金珠照耀，翠玉玲瓏，一樣一樣的光華四射，燦燦照人，不覺口中嘖嘖歎賞，心上卻分羨慕。只說：「奶奶真是福氣！有了這許多首飾，就帶一世也帶不盡！」文仙聽得他這般說法，便隨手取了一個三錢重的金戒指替他帶在手上。阿七還假意不肯受，謙遜了幾句，也便謝了一聲收了。

秋谷見文仙決意這樣，也就揀了一個嵌紅寶石的，約摸著也值四五塊錢。文仙還要叫秋谷揀一個嵌鑽石的拿去，秋谷不肯道：「就是這一個已經夠了，那裡用得著這般貴華。」文仙方才把首飾匣子收了起來。秋谷又揀了一件玄色外國鐵線紗的衣料，用紅紙包得端端正正的，連著戒指匣子交給阿七。

阿七拿在手內，竟往伍公館來。找著了王媽媽，暗暗的把這兩件東西交給他。

王媽媽走到小姐房裡，見這位小姐正橫在一張大理石榻上睡著，舅太太正在窗前閒坐。

王媽媽走近舅太太身旁低低的說道：「請舅太太到外面去說句話兒。」正是：

靈犀一點，未通鴉鳥之媒；彩鳳雙飛，詎有鴛鴦之翼？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